

孟千·苏茹 著

风雨之舟

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看风雨飘摇，情感起伏欲言又止勇往直前。
任路途坎坷，战胜困难追求光明痴心不改。

SHANG HAI
WEN YI
CHU BAN SHE

风雨之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孟千·苏茹
著

(沪)新登字 103 号

特约编辑: 谢泉铭

责任编辑: 修晓林

美术设计: 官 超

风 雨 之 舟

孟 千 苏 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 5321-1198/9/I·915 定价: 16.7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继《决战》、《路迢迢》、《雪女》、《神鸽》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齐东野、路梅和杨小琴等人物的命运沉浮、坎坷经历,反映我国解放战争后期和全国解放后,存在于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极左思想的表现和倾向,由此造成党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以及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的心灵折磨与痛苦遭际。小说还突出地描述了男女主人公长达四十年的缱绻情愫和悲欢离合,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目 录

第 一 章	入城	1
第 二 章	彷徨	18
第 三 章	祖宁上任	30
第 四 章	较量	45
第 五 章	“桃花案”	57
第 六 章	祸不单行	71
第 七 章	遣返	86
第 八 章	撤退	98
第 九 章	齐家湾	109
第 十 章	奇遇	125
第十一章	牵“线”	136
第十二章	南下行军	150
第十三章	两人世界	159
第十四章	诱惑	169
第十五章	断路	178
第十六章	撒网	187

第十七章	孩子无罪	199
第十八章	重逢申城	209
第十九章	执著追求	220
第二十章	错位	231
第二十一章	苦海浮沉	245
第二十二章	爱情之舟	256
第二十三章	右派,右派	268
第二十四章	求援	279
第二十五章	浦江孤魂	289
第二十六章	讨价	311
第二十七章	西出阳关	321
第二十八章	秉性难移	334
第二十九章	“看守所”	346
第三十章	火头军	357
第三十一章	悲剧?闹剧?	370
第三十二章	女连长	379
第三十三章	“哈哈镜”	389
后 记		403

第一章 入 城

凌晨四点她就起了床，她打开电灯，走到梳妆台前，拿起梳子仔细地梳理着她那花白了的头发，又从衣橱里拿出一套银灰色的春秋衫，一条紫红色的纱巾。她穿好衣服，戴好纱巾，对着穿衣镜照了又照，她真想打扮得好看得体一些，可是老了，华年早已消逝，额头上布满了皱纹。他见到我还能认识吗？三十年没见面了，她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在她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他那英俊华年的身影。她又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酸楚。

再过几天，她的母校就要举行四十周年大庆了。如果他还在上海，学校会邀请他来参加校庆的。昨天上午她到花店买了一只花篮，送到学校校庆筹备处，顺便问了一下：“上海有校友来参加校庆吗？”筹备人员回答说：“有一位。”她急忙问道：“叫什么名字？”答道：“齐东野，还是一位作家呢！”她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他什么时候来烟台？”筹备人员看了看她那激动的神色：“乘火车，明天早晨到达，你认识他吗？”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使劲点了点头。

她梳妆完毕，看了看手表，已经四点半了。她走出房门，

听到西间路生轻微的酣睡声，她想将儿子叫醒和他一起到车站接他。她思虑了一阵，没有这样做；她怕路生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事。她关了电灯，轻轻拉开堂门出去了。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顺着笔直宽阔的大马路，径直开往烟台火车站。

车站出口处围聚了许多接站的人。她站在紧靠出口处的墙角里，视线通过栅门，不时地顺着通道往里看，通道静静的，一点动静也没有。马上就要到点了，还不见火车的鸣叫声。她心里很急，怕接空了见不到他。往事像梦境似的，一阵阵直往心头上涌，真是不堪回首啊！1959年上海一别，整整三十年了。校庆筹备处的人员明明告诉她，他今天一早就到达烟台，可是她千思万虑，就怕这是一场梦。是梦也好啊，能在梦中见到他，也是一种安慰。

汽笛几声长鸣，车轮的啞啞声越来越慢。她不由自主地又向栅内的通道望去，仿佛他会立刻出现在面前。一会儿，门栅栏开了，一股人群像潮头似的从通道的远处涌来。她站在门旁，看着那股潮头似的人流越涌越近，一直涌到门口。她目不暇接地在涌来的人群中寻找他。她告诫自己，你寻找的不再是那个英俊潇洒的齐东野，而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我能认得出他吗？他会变得什么样子？所有从门口出来的老人，她都仔细看过，都不像他，又怕一失眼神，漏掉了他。人群不断地向外拥，他的眼睛都看花了，始终寻不到他的身影。出站的人渐渐稀少了，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仍然紧盯着那空荡荡的通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难道会把他给漏掉吗？不，不会的。忽然，她看

到一位手提蓝色旅行包的老人，迈着健壮的步伐，从通道上走过来。他穿一件浅咖啡色的茄克衫，腰身挺得笔直，身体没有发胖，那浓密而苍白的头发卷着层层微波，那脸形明显是齐东野，她心里一阵激动，是他，就是他！她不顾管理人员的阻拦，快步迎了过去，声音颤抖地说：“你是齐东野吗？”他神色一怔，停住了脚步，仔细看了看她，一下子愣住了：“哦，路梅！”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恍如梦境。他凄苦地一笑：“怎么在这儿见到你了！这不是在做梦吧？”路梅接过他手中的提包，眼角上已经涌满了泪水：“东野，这不是梦，我是专程来接你的。”

上了出租汽车，他们的身子靠得很紧。路梅看了看齐东野那苍白的头发：“我们都老了！”齐东野凄然一笑：“时间不饶人呀！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烟台？”路梅说：“校庆筹备处的人告诉我的。没想到你还在上海。”齐东野问道：“你什么时候从宁夏回到烟台的？”路梅怅然若失，忧伤地说：“平反以后，我就回来了，是我要求回烟台的。你还记得我们有个路生在晋东南吗？我去把他接回来了。”她看了他一眼，用谴责的口吻说：“你这做爸爸的，尽了点什么责任？”齐东野好久不语，心里一阵难过。多少年来，他很少想到这个儿子。他问道：“路生和你住在一起吗？”路梅点了点头：“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结婚了吗？”齐东野惊疑地瞅了她一眼：“你以为我会这样做？59年临别那天，我不是说过等你一辈子吗？……哦，你母亲还在吗？”路梅难过地说：“两年前就去世了。我想先把你接到我家里，吃过早饭再去学校报到。”齐东野点点头。不知为什么，他很怕见到路生，心里感到很羞惭。

不觉来到毓皇顶，车子停在路梅家门口。庭院里那棵无花果树长得粗壮高大，碧绿的树冠把整个庭院遮住了。齐东野站在门口看着那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心里涌起一幕幕往日的情景。路梅付了车费，带着齐东野进了屋。堂屋间方桌跟前坐着两个青年男女和一个小女孩，他们在吃早饭。路梅指着那身穿蓝茄克衫的男青年问齐东野：“你看他像谁？”齐东野心里早已有数了，他对着那青年仔细一看，活脱是青年时代的他。他压住内心的激动，喊了声：“路生。”路梅忙对路生说：“这是你爸爸！”路生站起来，用冷陌的眼神盯着他看了一阵，没有说话。齐东野伸出手来，等着儿子和他握手，路生迟迟疑疑走过来，勉强和他握了握手。路梅见到这种尴尬的情景，对路生说：“你还不赶快叫爸爸？”路生这才低垂着眼睛叫了声“爸爸”。站在旁边的媳妇李娟也跟着叫了声“爸爸”，又把女儿领过来说：“小芳，快叫爷爷！”小芳马上扑到齐东野的怀里，稚气地叫了声：“爷爷！”齐东野高兴地把小芳抱起来，在脸颊上吻了吻，两行老泪在脸上淌流。

吃过早饭，媳妇、儿子上班去了，孙女去了托儿所。屋里只剩下路梅和齐东野。路梅眼泪盈盈地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儿子、孙女都这么大了，你该高兴吧？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关系，才把路生和他爱人调回来。他们在晋城一家工厂做工，调回来以后，还在工厂里做工。你怎么不高兴？怨路生对你冷淡了吗？这也难怪，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的命也够苦的了！”齐东野一直低着头不说话。她叹息一声：“三十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

也坚信咱们会见面的。”齐东野抬起头来，看了看她那满头的白发：“我和你一样，一直在想念你，直到现在，我一个人在孤独地生活。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烟台见到你和孩子们，这应该感谢我们的母校。”路梅问道：“改革开放以后，你来过烟台吗？”齐东野摇了摇头。路梅说：“现在的烟台市，变得你不敢认识了。学校只开一天庆祝会，有的是时间，等开过会，我带你去观光改革开放以后的烟台市，去寻找寻找我们走过的足迹，也很有意思。”齐东野叹息一声，摇了摇头：“往事不堪回首啊！”他看了看手表，八点多了，“我去学校报到了。”路梅说：“吃了饭，我陪你去。”

他们乘公共汽车去滨海中学，笔直的马路两旁，绿树成荫，那一排排高楼大厦，迎着太阳金光闪闪，烟台市旧日的街道连影子都不见了。齐东野透过车窗，观看着繁华的市容，仿佛置身于上海的淮海路，而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一幕幕旧烟台市的影像，他感到一切都是陌生的，寻旧也无处寻了。他不由地沉浸在1945年烟台解放后，和路梅一起从农村进城的情景。……

1945年10月，姜燕率领着五十多位师生，来到烟台市南郊，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路奔向山岗。啊，马上就要看到烟台市了。她是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带领这支队伍回到母校的。她的任务是，要把这所奴化教育很深的学校改造成新式的革命学校。她站在布满苹果林的山坡上，看了看行进的队伍。有了这支有觉悟、有经验，能吃苦耐劳的精干队伍，一定能按照我

们的模式把母校改造好。她注视着在她身边走过的队伍，一个个斗志昂扬，神情激奋，她心里说：“同志们，加油啊，烟台市就在我们面前了！”

杨小琴走过来了，她那黑里透红的面容，显得分外活泼激奋。她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气喘吁吁地往前跑，仿佛要抢先爬上山顶。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五年前跟着路梅、齐东野离开烟台，到了根据地。五年来，她经受过种种的磨难和考验；她为出身不好、迟迟不能入党而流过泪，她为看英文小说而受过讥嘲和批评，她为信仰基督教受过批评，可是她不死心，不丧气，追求进步，向党靠拢，她终于入党了。

齐东野和路梅背着被包走过她身边，他们用手抹着脸上的汗水，激情地向她笑笑：我们入城了，我们回到母校了。

1941年，他们一起逃出烟台市，奔向抗日根据地。一晃五年过去了，现在，他们又一起回到故乡，回到母校，心情怎能不激动！她望着齐东野和路梅的背影，不由地涌起一阵感叹：这五年间，他们走的路程并不平坦，有团聚和欢乐，也有坎坷和曲折。他们曾身系冤狱，几乎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冤案终于昭雪了。路梅入了党，齐东野也写了入党志愿书。“哎，你们的年龄都不小了，进城以后也该结婚了吧？……”

肖琴声赶上来了，一看他那副怪样子，她差一点笑出来。他那背包上绑了一架小提琴，鼻梁上那副墨晶眼镜的镜框裂开了，贴上了一圈橡皮膏，两只镜腿断了一只，用一根线绳系着，挂在耳朵上，那件沾满油灰的棉袄，臂肘上露着棉花。你这

位在根据地稍有名气的音乐家，太不修边幅了。她对他讲过好几次；进城以前，要好好修饰修饰，别到城里出洋相。他却说：“我进城也不是为了找个漂亮密斯，这是我的本色。”姜燕只能望着他笑笑，拿他没办法。

雁芸和小歌手俞昆走过来了，他们挥动着白色羊肚子毛巾，边走边擦着汗谈笑着。雁芸从十岁就当童养媳。抗战开始不久，她逃出家门，在兵工厂里做工。日军扫荡时，把她从山洞里捉出来，在她的腹部捅了两刀。后来，她苏醒过来，被送进医院，伤愈后，送她到抗建公学学习。雁芸在学校是个模范党员，又是劳动模范。从根据地出发前，她穿上那套很少穿过的新军装。进城后，她要用部队的优良传统去影响城市的同学。小歌手俞昆喜欢唱歌，嗓音像铜铃似的，唱得韵味十足。同学和老师都不喊他的名字，只喊他小歌手，他穿一件白粗布衬衫，是刚发布做的，幸亏房东大姐的好手艺，给他做的那么合体。一条蓝布裤子，膝盖上打了两个补钉。他个头矮，走起路来劲头很足，从不落在人家后面。他手里提了个沉甸甸的驴笼头，里面装了个“铁西瓜”，为了避开老师的目光，他不时地把它向胳肢窝里躲藏。反扫荡的时候，他是学校里的爆炸大王，他和民兵一起埋地雷，挂手榴弹，炸得鬼子人仰马翻。现在他偷偷地用驴笼头把地雷带出来，不是为了参加什么爆炸队，而是想做个纪念。

雁芸说：“你提这个‘铁西瓜’干啥呀？烟台也没有鬼子了，你用铁西瓜去炸谁？！”

他说：“姜校长不是说过吗？烟台虽然解放了，汉奸、特务

还在横行霸道。咱们不能刀枪入库，谁不老实，就叫他尝尝‘铁西瓜’的味道。”

雁芸笑道：“你的火药味未免太浓了吧！”

“你的火药味不浓，干吗要穿军装进城。”

“这是显示隆重！”

俞昆哈哈大笑：“算了吧，你是要摆摆你的老资格。”他看看雁芸没有动气，接着问道：“喂，你说说，城市到底有多大？听说那里的道路是用柏油浇出来的，这要用多少柏油呀？真不敢想。听校长说，到了城市不用点油灯了，是用电灯，那电灯怎么个用法呢？”

雁芸说：“用电灯就不要点火了，只要把电门叭地一开，全市的灯就亮起来。房子上的灯，只要在墙上按一下开关，房间就亮起来了。”

杨小琴回过头来，对着俞昆格格笑了几声：“你呀，改改你那土包子气吧，你埋地雷有本事，到城市里来，就要学习点城里的知识。”

小歌手把眼一瞪：“土包子怎么样，我们还要改造那些洋包子呢。”

正说着，前面响起一阵欢呼声，他们抬头一看，有些同学已经登上山顶了，只见他们扬起了手臂高喊：

“乌拉，烟台到了！”

“我们看到烟台市啦！”

“乖乖，好大的村庄啊！”

杨小琴、雁芸、小歌手一边加快了脚步，一边领头唱起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会儿就爬上了山顶。

杨小琴看到山脚下鳞次栉比的红楼和碧波粼粼的芝罘湾，不由地张开双臂：“啊，故乡，我亲爱的故乡，我回来了……”她那黑里透红的脸颊，显得格外鲜艳。

雁芸看着她那激动的神情：“看把你高兴的，这会可要回家看你娘了。”

杨小琴瞥了雁芸一眼，神色变得阴郁起来。一提到她娘，仿佛给针刺了似的，说不出是痛还是痒。雁芸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五年前她和齐东野、路梅到抗建公学时和雁芸住在一起。这些年，她总是以雁芸为榜样，学习她那坚定的革命立场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说心里话，她这次回到烟台，真不高兴回家。这些年来，她追求进步，努力学习，取得了党的信任，不知有多少次，她诚恳地表示过：彻底背叛她出身的那个阶级，要坚决和家庭决裂，和她娘划清界限。可是，她做梦也没想到，日本投降以后，她随着学校回来了。回家去看她娘，这不是失掉立场了吗？不是混淆了阶级界限吗？她看着烟台山脚下的海滨，叹了口气，不愿意吐诉她的心情。

这时候，齐东野和路梅走过来，见杨小琴闷闷不乐，齐东野问道：“你怎么啦？快要看到你娘了，你娘看到这有出息的姑娘，心里有多么高兴呀。”杨小琴说：“我恨这个家！我不高兴见她。”

齐东野批评她说：“你这就不近人情了，她总是你的娘嘛，是她从小把你抚养大的！”

杨小琴哼了一声：“那是工人的血汗把我养大的！”

齐东野哈哈笑道：“你太进步了，怕失掉立场是不是？”他看看路梅说，“你要和她一起回去看看；老板娘也不是魔鬼，有什么可怕的？！”

后面的同学都上来了，一个个不由得高呼起来：

“大海！大海！哟，海这么大，这么蓝！”

“轮船！轮船！好大的船啊！”

“哈，这么多的洋楼！好大的村庄啊。”

路梅笑道：“这不是村庄，是城市。”

肖琴声凑着热闹插嘴说：“你有你的感觉，人家有人家的感觉嘛。”

路梅问道：“你也有这种感觉？”

肖琴声瞪着眼睛半开玩笑地说：“有啊，你没看到村头上那个大鸭儿湾吗？”

路梅格格笑道：“鸭儿湾能跑轮船？”

肖琴声一本正经地说：“那就是鸭子在湾里凫水！”这句话引起大家一阵哄笑。他瞪着眼说：“少见多怪，从飞机上看，不是鸭子在湾里凫水吗？”

突然，东面传来一阵飞机的马达声，大家一齐向东望去，眨眼间，一群飞机从东方的海空飞来，它们绕着芝罘湾，在烟台市的上空兜圈子。飞机的马达声，像万堵石墙从高空塌了下来。人们惊呆了，一个个哑然失色。飞机越飞越低，呼啸着擦过山岭，掠过海面。机翼上的白五星，机体上的“U.S.A”都看得清清楚楚。

“美国飞机！”人们用惊诧的目光怒视着从眼前掠过的机

群。

突然，崆峒岛以北的海面上，出现了五六艘美国军舰。大家蜂拥着来到姜燕身旁，惊奇地问：

“姜校长，美国佬的飞机、军舰来干啥？！”

姜燕皱着眉头，怒视着天空和海面说道：“大家不要慌，前几天报上不是登过美军要来帮助我们接收烟台吗？可烟台早就解放了，还用得着他们来帮助？我看这种帮助，就是侵略，是干涉我们的内政！”

齐东野忧虑地说：“看这种气势，美军是要在烟台登陆了！”

肖琴声气呼呼地说：“它敢！登陆就砸断它的狗腿！”姜燕见同学们慌慌张张交头接耳地议论，立刻嘟嘟嘟吹哨子集合。她气势高昂地对大家说：“同学们，大家不要慌张，烟台是人民的烟台，是我们自己的军队解放了的烟台，不允许任何人来侵占！”说着，她把手一挥：“同学们，我们进城了！”

齐东野的宿舍紧挨着校园，门前是一排葡萄架。晚饭后，他回到宿舍，打开电灯，屋里一片通明。这里有床铺，有写字台，有洗脸架和脸盆，还有打扫清洁的工具。这和农村的学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回到母校，他感到很荣幸，又有一种怀旧的心情。五六年过去了，校舍、教学楼、大操场，还是原来的样子，树木却长高了；教学楼前的罗汉松，像一座座雄伟的绿塔，甬道两旁的石榴树枝叶繁茂，挂满了红脸大石榴。

他打开被包，把那条粗布棉被铺在床上，把衣包当枕头放